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永恒的朝晖



张奇虹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永恒的朝晖

张奇虹/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恒的朝晖/张奇虹编剧.-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9

ISBN978-7-5059-5666-7

I.永… II.张… III.话剧-剧本-中国-当代 IV.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9418 号

书 名	永恒的朝晖
编 剧	张奇虹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友女
责任校对	肖 虹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5666-7
定 价	2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者简介

张奇虹，国家一级导演。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卢那察尔斯基戏剧学院导演系，回国后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二十年，参与培养了王铁成、林兆华、梁伯龙等优秀人才。1979年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导演。四十年来先后执导过《威尼斯商人》《风雪夜归人》等近80部戏剧。其执导的《原野》等多部戏剧赴香港演出、《灵魂出窍》赴德国演出。1987年曾赴苏联执导音乐话剧《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在苏联引起热烈反响，为中国导演赢得了声誉。她还四次获得文华导演奖。执导的《威尼斯商人》获文化部评比导演一等奖，并获得第一届中国话剧导演金狮奖。先后出版《导演艺术构思》《〈风雪夜归人〉的舞台艺术》等著作。曾在台北文化大学艺术学院讲学，并执导现代歌剧《鹊桥》，受该院赠送纯金匾一帧，金匾刻字为“两岸交流，贡献卓著。张奇虹教授惠存”。2007年4月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献给我的导师

全苏人民艺术家阿·波波夫

苏联著名戏剧教育家玛·奥·克涅别尔

代自序：我的俄罗斯情结

2006年3月21日，春光明媚，风和日丽。这一天好像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节日，剧院各个部门在院领导的动员下，准备下午3时迎接俄罗斯总统夫人柳德米拉·阿列克桑德洛夫娜·普京娜的到来。当我们接到俄罗斯使馆和文化部外联局的通知：普京总统夫人将到中国儿艺观赏俄国童话剧《十二个月》时，全体演员高兴地欢呼：“我们要以最好的演出水平献给普京总统夫人。”在俄罗斯流行着一首歌，歌名是《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歌词是：

我的男友打了一场架，
打得遍体鳞伤，
喝得酩酊大醉，
又沉沦毒海。
他简直令我无法忍受，
我把他驱赶出我的身旁，
我如今想要一个像普京的人，
昨天我在新闻上看到了他的身影，
他说这个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
他是那样具有说服力，
使我下定决心想要一个像普京强而有力的人，
一个像普京不酗酒的人，
一个像普京不使我伤心的人。
一个像普京不离我而去的人。

普京总统在俄罗斯人民的心中是信念和力量的象征。是他们所喜爱崇敬的人。

那么他的夫人柳德米拉·阿列克桑德洛夫娜·普京娜是这样的一个人？

大家热烈盼望着会见的这一天。

演员们一个个热情洋溢地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由于总统夫人到中国儿艺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还要看戏、座谈、合影……只能观赏 20 分钟的戏。作为该剧的总导演，我要进行大量的剪辑，决定从序幕大姐的主题歌开始，然后连接到第五场大姐跳冰湖捞戒指的最后一场戏，正好是 20 分钟。当然，不能让总统夫人看到全剧的演出实在是很遗憾。

我们在迎接总统夫人准备工作的安排上，把中国儿艺剧场的庭院打扫干净，将剧院人员的小车全部转移到停车场，想要马兰花艺校的几十个孩子手持花束列队在庭院里迎接总统夫人。可是被俄方礼宾局的人拒绝了。他说不要让孩子们站在院子里，在剧场里面会见就可以了。

他们执行的一切自有他们的道理，那是按照普京总统夫人的意见安排的。我想，可能是考虑到北京的三月尚有春寒，不要让孩子们着凉。她不喜欢大的欢迎场面。给我的感觉是，虽然有总统夫人身份，但是她很谦虚，是以一名普通观众的身份步入剧场的。

另外，我们最初想在剧场的前厅放上舒适的沙发，戏后在前厅举行座谈较宽敞一些，空气也流通，主要演员和工作人员几十个人都可以参加。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选择了一个小休息室，里面只能容纳十来个人。这样把我们所设想的大一些的场面给大大缩小了。原想院长赠礼的仪式放在舞台上。然而，看完戏，上台合影，总统夫人讲话后，他们把院长赠礼的仪式移到了小休息室，让演员们可以早些休息。在中国儿艺的小休息室，根据他们的要求只坐十个人。这样，演员和有关人员都不

能参加座谈了。当天由文化部副部长孟晓驷和中国儿艺院长周予援及我接待普京总统夫人。俄罗斯驻华大使夫人陪同普京总统夫人前来看戏。

当时我跟着忙碌来不及思考。现在我回想起那天一小时的会见给我留下的印象：普京总统夫人到中国儿艺来观赏《十二个月》，是以一位平常的普通观众的身份来看戏。不张扬，不愿带来任何麻烦。她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在她身上见不到任何特殊地位、特殊人物所流露的特殊感觉。

特别有意思的是，总统夫人坐在第八排，她的旁边坐着一位马兰花艺校的混血小女孩，她只有5岁，个头一米左右，梳着两条小辫，十分可爱。她的中国名字叫卡佳。别的孩子都戴着红领巾，她因为年纪小还没戴上红领巾。她可以用俄文和总统夫人对话。总统夫人饶有兴致地和她聊天，“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当小女孩回答说：“我叫卡佳。”总统夫人告诉她：“我有两个女儿，小女儿也叫卡佳。”我们此时好像看见了两位很要好的朋友在聊天。在戏开演时，总统夫人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舞台。戏演完后她拉着卡佳走上舞台，向演员们握手祝贺。合影后请她讲话。她说：“《十二个月》是我很熟悉的戏。在我童年时代看过很多次。但是我这次到中国儿艺看到你们精彩的演出，看到你们将她重新演绎、处理，演员们精湛的表演，富有独特的风味。由衷地向你们表示祝贺。（回忆当时总统夫人谈话的大意）

走下舞台时，她发现卡佳在往前跑，在找妈妈。她弯着腰疾步跟着卡佳，想拉住她的手。因为这时观众已经从场内涌出。我也跟在后面，怕卡佳走丢。我连忙叫服务人员去找小女孩的母亲。这时，卡佳的母亲从前厅对面急速走来。她和普京娜彼此问好。

总统夫人对卡佳的母亲说：“卡佳很可爱，很勇敢。她的俄文跟谁学的？”卡佳指着母亲说：“跟我妈妈学的。”总统夫人又

问：“你的中文跟谁学的？”卡佳回答：“我爸爸。”这时总统夫人亲切地向卡佳的母亲祝福：“祝你们全家幸福。再见！”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总统夫人是一位慈祥的母亲。难怪她到中国来的第一件事，要看中国的孩子，看孩子的童话剧。她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也爱所有的孩子。使我深深感到她是一位慈祥的俄罗斯母亲。

记得那天我忙碌得忘洒香水了。平时我是不用的，出席某些场合时用一点。当我意识到自己忘了用香水，同时我也没从总统夫人身上闻到那种昂贵的香水味儿。她的作风朴实无华，她的风度是那样端庄、大气、质朴。

从某些材料上我知道总统夫人是位学者。她掌握多种国家文字，如法文、英文、德文等，真了不起。今天，我能和这样一位俄罗斯的母亲、俄罗斯的女强人相会，无比的荣幸。祝愿她一切都好。希望我们还能相见。

在小休息室告别前，我赠送总统夫人一本我写的书。我告诉她书里有一篇文章《我的俄罗斯母亲——玛·奥·克涅别尔》。当时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不能向她讲述文章的内容。只说我的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至今铭记在心。她会意地说：“谢谢。我们的友谊源远流长。”又说：“你们的《十二个月》要到莫斯科演出，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去看。”我说：“真希望明年再见到您。再见啦……”以上是根据我的回忆所写。这份珍贵的友情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今年是俄中友好年，谈到俄罗斯情结，我一定要谈谈我的老师。这是我在今年4月去欧美同学会和中国美术馆组织的“俄罗斯艺术300年——国立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珍品展”座谈会上所讲的话。由于受大家鼓励形成这篇东西。

1953年，党和国家派我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在莫斯科国立卢那恰尔斯基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学习了5年。在这里给我打下了戏剧、美术、音乐、美学等学科的理论 and 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现实主义表导演体系的基础。

最难得的是舞台戏剧实践机会多,当时班上有东德、朝鲜、保加利亚、蒙古、阿尔巴尼亚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共同用一种语言——俄语。我扮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朱丽叶,《哈姆雷特》中的奥菲丽娅,毕业剧目《李尔王》中的三公主卡尔代丽,《海鸥》中的女主人公尼娜等等。我编导的小品《夜歌》,被波波夫、克涅别尔推荐到俄罗斯戏剧家协会演出,引起了当时莫斯科戏剧界的热烈反响。

阿·波波夫是全苏联人民艺术家,红军剧院总导演。由波波夫所著、张守慎翻译的《导演艺术完整性》一书成为戏剧院校重要教材。玛·奥·克涅别尔是苏联著名导演,戏剧教育家、俄罗斯人民艺术家,国家一级奖金获得者。由周来翻译的《聂米洛维奇—丹钦柯导演方法》一书是她撰写的一部力作,在我国戏剧界中很受欢迎。

这两位老师当年都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优秀学生,我有幸得到这二位老师的厚爱和培育,在班里给我排了那么多的戏。他们是我的严师,也是我的恩师。记得在排《罗密欧与朱丽叶》“楼台会”那场戏时,波波夫反复给我讲,情绪表演与体验表演的区别。在排法国的一部轻歌剧中的女仆,又唱、又跳又要挑逗老爷的戏,我做不来,克涅别尔反复讲,创造人物的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的关系。可能由于扮演人物较多,老师根据我的问题向全班进行了讲解。

记得1981年我回到母校时,和我同班同学、波波夫的女儿娜培莎相会。她说:“我爸爸他在世时非常爱你,经常和我说起你。”娜培莎将她父亲的照片送给我留念,后面写着——爱着你的波波夫。

老师对我的厚爱和培育,我是深有感受的,乃至对我人生路途走向,都有着具体的点拨和指教。

50年代,国家派学生留苏学习,由本单位选拔。当时我在

中央戏剧学院教研室工作,我准备入本院话剧系学表演,而没想到中戏欧阳予倩院长和舒强老师派我到莫斯科卢那恰尔斯基戏剧学院学习表演,在当时我是没做过这样的梦的。经过本院苏联专家的考试,第一关我通过了。到了莫斯科戏剧学院还要考试,在考场的前方坐了一排苏联考官,表演系主课老师手持放大镜,上下地看我……真够紧张的。

考试结束了,不知能不能录取,在走廊等了有半小时。手持放大镜的主课考官走向我说,祝贺你被录取了,但是有位教授不同意,她有话和你说。

我立刻紧张起来,心想:完了,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吧……此时一位个头不高,已年过花甲的老太太向我走来,我心想,表演系主课老师都通过了,你为什么不同意?你是谁呀?她怕我听不懂,慢慢地说:“……这是我个人的考虑,也是为你考虑,我建议你学导演……”我惊讶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急忙反问:“什么?学导演?我?”当时我的脑袋都大了。我几乎大声地喊:“不行,不行,我什么都不懂,我没导过戏,我只有22岁,从来都没想过我能做导演,绝对不行,不行……”在国内学了一年俄文的我,口语不行,但我的意思,她明白了。

这位花甲之年的老太太笑了,等我冷静下来,她解释道:“你可以!根据我的经验……我急切地问她,为什么?为什么呀?她从容地说,做一个导演,要学两门功课——表演和导演,你学完导演,可以演戏,当演员;你也可以导戏,做导演。你要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导演的艺术生命是长久的。”

当时,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只是觉得要学的科目太多,做一个导演,什么都得懂,担子太重了,像座大山一样,压得透不过气来。

最后她说,“只要你肯努力,就能学好。”由于马上要开学上课,不容我和国内老师商量,就这样,这位老太太把我稀里糊涂地推进学习导演的专业了……

这位花甲之年的老太太是何许人？后来我是在导演系班上，通过苏联同学的介绍，才知道她的“厉害”，她的威力。她就是玛·奥·克涅别尔教授。

我的专业，人生之路是玛·奥·克涅别尔指给我的，是她培育了我。

弹指一挥间，从青年早上八九点的太阳，到如今步入夕阳。然而，我仍用一颗童心和饱满的创作热情完成了中国儿艺《十二个月》的创作排练。同时，我在台湾文化大学艺术学院也完成了歌剧《鹊桥》的毕业排练，受到该校奖励纯金匾一方，上面刻有“两岸交流，贡献卓著”八个大字。

至今尚能在导演专业耕耘，我不能不感谢恩师玛·奥·克涅别尔当年对我的教导。使我从表演专业改学了导演专业，可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

想起这一切，我感谢和怀念我的俄罗斯母亲——玛·奥·克涅别尔。为什么称她是我的俄罗斯母亲呢？

记得1957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没有课的我到学校领了每个月500卢布的助学金兴致勃勃地去书店买书。选好了要买的书和唱片后，当我从大衣口袋掏钱时，发现口袋里空空的，急得我在书包和口袋里反复地找，还是没有，钱已不翼而飞了。我只好放下选好的唱片和书回学校去上课。回到学校，同班同学瓦罗佳问我：“你怎么心情不好？”我生气地说：“你们这里怎么会有小偷？小偷把我这个月的钱全偷走了！”那堂课我的情绪不好，注意力也不集中，可能被老师克涅别尔发现了。下课后，她把我一个人留下。我等着挨批，可是见到她打开钱包掏出300卢布对我说：“我这里有300卢布，你先拿去用，明天我再给你带200卢布。”我没想到，玛·奥·克涅别尔还管我丢钱的事，我很不好意思收她的钱，而她却像一位老母亲在对自己的女儿说：“拿着，吃饱肚子，你在这里要生活，要学习，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你的学习。”说罢，她将300卢布塞进我的口袋里，

迅速走出教室。我顿时热泪盈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每年暑假,我们都到老师的别墅去玩儿,去采蘑菇……记得在那莫斯科郊区一望无际的白桦林,在那清澈透明的湖水边,玛·奥·克涅别尔让我在这真情实景中体会《海鸥》女主人公尼娜的心境,在此景中给她朗读尼娜的独白。那天的上午好像把课堂移到了她家别墅树林里一样。我们一起吃着奶油蘑菇汤、鱼子酱……仿佛置身在家中一样温馨。

1959年回国后,我们一直通信。1962年我结婚时,她还托人给我带来了礼物……以后就很长时间没有通信了。

直到1985年过新年时,我给老师寄去了贺年卡和慰问信,祝她健康长寿,然而,好长时间没有得到她的回音。忽然有一天,有人转给我一盒录音带,我很奇怪,还以为是一盒歌曲带。放到录音机里播放,我听到了一个亲切的声音:“……前些时候,我怀着莫大的喜悦,收到了奇虹和周来寄来的问候信……”我一下就知道这是玛·奥·克涅别尔的声音,我大声喊着:“周来,快来听,克涅别尔对我们讲话了。”周来急促地来到外屋和我一起听。听着她那熟悉的,有些嘶哑、气力微弱的声音:“我能活到得知你们消息的这一天,对我是莫大的快慰。我常常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回忆起你们——我的中国学生们到中国儿童剧院帮助我排练《马兰花》时的种种场景,你们向我示范了中国传统表演方法假定性表演——虚拟的划船动作,还有中国的民间舞蹈和身段……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起你们在这里学习期间的一切一切……我亲爱的中国学生们,让我紧紧地拥抱你们,吻你们……”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泣不成声地喊着:我的恩师,我的母亲——克涅别尔……

1959年我们分手时,她和我说,她没有孩子,把我就当她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女儿,希望我回国后好好工作,一定要写信给她……

我们流泪拥抱着……就这样告别了一位深深热爱我的俄罗斯母亲——克涅别尔。永远记得她那仁慈、善良、博学、无私奉献的精神。她的学生遍天下，很多国家里都有她的学生，她将一生献给了戏剧教育事业。

她那崇高、伟大的人格，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让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像长江和伏尔加河那样源远流长，世代相传。

第 一 集

1. 北京俄专宿舍 室内 日景

1953年的8月中旬,北京西城鲍家街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即留苏预备部(今天的中央音乐学院所在地)。清晨五点,男生宿舍。六张上下铺床上的十二位男生都在熟睡中。男生谭柯,睡在门对面靠着窗户那张床的上铺,他猛然掀开毛巾被,望见窗外已天亮,连忙从枕旁拿出手表,已五点五分了。他责备自己:“又多睡了五分钟。”意识到自己应该用俄语说出这句话来,于是慢慢地用俄语轻声说着,顺手从床头拿字典查看动词用得对不对;验正对了,迅速穿袜子,发现里面有异物,脱下袜子,里面有个纸条,写着:“袜子穿在鞋里,打一个难记的单词。”他慢慢地默念了一遍:“袜子——穿在——鞋……”立即想起了俄文的单词念出“星期日”又念“今天星期天”,嘴里反复地念着,轻轻地下了床铺。从床底下摸出脸盆时,不小心撞倒了椅子,响声惊醒了别人,有的床铺发出反感的声音:“讨厌。”有的人翻了个身又睡了。他悄悄地溜出了宿舍,端着脸盆去洗手间。

2. 洗手间 室内 日景

当放下脸盆要去小便时,他发现脸盆里又有纸条,上面写着:“在巴黎看见了妈妈。”又重复了一遍没想起来,他急着先小便,在畅流的小便中,他想起了俄文的单词“理发馆”,轻轻地默念,洗脸。

3. 学校操场 室外 日景

然后小跑到学校操场练跑步。操场上开始只有他一个人，后陆续来了两三个人，直到十几个同学。他们互相打着招呼，投入了跑步的行列，谭柯从慢速、中速到快速，顽强地跑着。

在谭柯前面跑步的徐蓁和他打了招呼慢慢地停了下来，走到一棵树旁拿起手巾擦了擦汗，然后她就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拿起画板开始画速写。她瞄准谭柯那矫健的身体，迅速地画着。她不做全身的素描，而是画人的腿部、臂部在运动中的肌肉动感。谭柯跑到了她的这个地方擦汗时手巾掉在地上，徐蓁拾起，向谭柯示意。谭柯看了看手表，时间差不多了，又跑了一圈然后到了徐蓁面前，接过徐蓁递给他的手巾，边擦汗边看徐蓁手中的画板，问她：“你这画谁呢？”徐蓁边画边说：“怎么，没看出来？”谭柯摇头说：“一双腿，一只臂膀，没有眼睛、鼻子……谁看得出来？”徐蓁充满兴致地说：“好，那你就站一会儿，我把你的脸部画出来，马上就好。”谭柯说：“那我得站多半天，耽误工夫。”他转身刚要走，徐蓁说：“速写很快，别动，别动。我这有书，你背课文。”把书递给谭柯。谭柯默念课文，一会儿想看画板，一会儿又得做模特，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默默地背课文。

此时几辆大卡车开进了操场，车上马科长向操场上的几个男同学们不断地喊着：“全体男同学！扛箱子来！”从楼上跑下的男生边跑着边相互问着：“什么箱子？”“什么箱子？”“干什么用的？”各班的男生聚集在大卡车前。俄专学校行政科的马科长大声地向操场上跑来的男同学（也有女同学陆续地跑来）讲着：“同学们，这些箱子里面是一年四季的留学服装，这是国务院周总理亲自批准给同学们定做的留苏服装。每个人两个箱子，一大一小。我现在一个班一个班叫名字，大家来搬走。”同学们一阵阵地欢呼，女同学们也都高兴地跑来搬箱子。

徐蓁早已停下了画笔，与谭柯围在卡车前，兴奋地听着马

科长的讲话,投入了搬箱的队伍里。马科长不断地喊着同学的人名:“一班张小虎、王海、王洋……别乱,别乱,箱子拿错了,你的尺寸就不对了,这个箱子是王洋的,这个是王海的。你看,一个胖,一个瘦,拿错了,谁都穿不上了。”搬箱子的同学是那样的兴高采烈,有的还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一辆一辆的大卡车开进了校门,同学们又激动又兴奋,这是党和国家对学子无微不至的关心,也是对学子的期望。

4. 女生宿舍 室内 日景

俄专女生宿舍,上下铺八个女同学,有学芭蕾舞编导的江英,拉小提琴的冯雅明,学摄影的赵虹,学画的徐蓁,另外四个女同学都是学理工科的。她们把箱子有的放在小凳上,有的放在床上或地上,大家打开了箱子都惊喜不已地叫起来。江英从箱子中拿出来连衣裙喊着:“好漂亮的连衣裙呀!”冯雅明拿出连衣裙比在身上,“款式是一样的,花色不一样,你是红的,我是蓝的。”在床铺上层的小李说:“我这件是红的,我喜欢蓝的,雅明,咱俩调换一下好吗?”雅明说:“咱俩的号码一样吗?我是中号。”小李翻开衣领看型号发现:“我也是中号”。雅明说:“好,把蓝花的给你,红的给我,红颜色象征着热情。”小李高兴地说:“好,热情的姑娘,给你这红颜色的。”她说着,随手就把红花连衣裙扔给了雅明。雅明将手中的蓝花连衣裙扔给了上铺的小李。姑娘们都穿上了连衣裙照镜子,相互赞美着。此时赵虹从箱子里抽出了皮大衣、皮帽子,马上穿戴起来,小高跟的棉皮靴也穿上,“噢!同志们,你们看看我!这在莫斯科的零下三十度,也冻不着我们了。”徐蓁看见赵虹穿上了皮大衣,惊叹地:“我的妈呀,大的到皮大衣,小的到内衣、内裤、袜子,还有鞋油、刷子……就是我亲妈都想不到给女儿准备得这么齐全。”徐蓁激动得热泪盈眶。

瞬间,在场的同学都很激动,静了下来。